



牡

丹

飄

香

一

劍

寒

远
方
出
版
社

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

忆文作品集

作品集

启 事

忆文全集由作者代理人委托远方出版社出版,已在上级主管部门登记注册,凡有盗印我社出版的,假冒署名的,剽窃、肢节忆文著作的作品,我社必提出诉讼,请法律部门进行严惩不贷。

作者代理人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封面设计:新 天

作品集

书 目

慧剑断情丝
飞虹玉女
怒剑天雷
一龙三凤
魔面情圣
罗刹神龙
圣剑魔刀
飘零剑
飞刀醉月
冷面游侠
牡丹飘香一剑寒
豪侠娇女
血如夕阳红
木剑惊鸿
艳凤缚龙
飞音剑
一剑光寒起书楼
冷香谷
胭脂宝盒
侠盗玉麒麟
奇麟异凤
奇凤英侠传
血染大雪山
至尊狂想曲
飞羽令
杀人殿
冷雨香魂
元宝传奇

ISBN 7-80595-431-3



9 787805 954318 >



责任编辑: 于一凡
封面设计: 新 天

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

目 录

(牡丹飘香一剑寒)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章 | 妙计惩魔 | (376) |
| 第十一章 | 虎穴解人质 | (416) |
| 第十二章 | 海盗犯堡 | (436) |
| 第十三章 | 江湖浪女 | (459) |
| 第十四章 | 同流合污 | (501) |
| 第十五章 | 歼剿阎半仙 | (543) |
| 第十六章 | 何家镇解围 | (584) |
| 第十七章 | 善恶终有报 | (625) |

第九章 共谋大计

荒山野岭上，白皑皑覆盖着一层厚雪，虽是已经不再下了，但深谷中时而雷一般的一阵响声，震得山谷回鸣不已，尤似天崩地裂一般令人胆颤心惊！

从山阴道上行，白云反映出另一付圣洁美丽的一面，而使人心境相当恐怖，因为似雷般的声音，全是高山积雪崩塌所发出来的，听上几次以后，自然也就不惧了，只是女侠黑牡丹与南宫年，周通，牛大壮几人走在这山道上，时而山势陡起，像壁立，像刀刻，时而落入山谷底部走上一阵子，踩石越溪，紧走急赶，远远望去，五人似在踏云踩雾一般，直如行云流水……

八爪谷在夏馆以北六十里处，距离何家集也不过三十几里山路，八爪谷处在这崇山峻岭，有如蛮荒一般四座荒岭相接处，虽说如今是严冬天气，但八爪谷四周的老松林，却在树顶白茫茫一片中，下面显得更为阴暗，老松林中时而一阵狼嗥之声传出来，是那般的凄厉……

就在女侠五人尚未走入八爪谷底的时候，突然间，老松林中有人凄厉的惨叫一声，五人望过去，就见有数个人影一连几闪，全又冲入林中而去。

女侠双眉一皱，立刻催动坐骑，直往八爪谷底冲去，周通在女侠后面，早端着哨棒，大踏步冲向谷底右面那座荒林中。

周通才冲入不到三丈，突然间从斜刺里扑过来十多个灰影，细看之下，周通暗叫不好，原来这些灰影全是野狼，周通抡动手中哨棒横扫狂砸，边向松林外退，口中大叫道：

“大伙小心，有狼！”

牛大壮金背刀早拔在手中，闻言早狂叫着接应上去！

黑牡丹见这十多头野狼，一个个獠牙暴露，壮如小牛，狼目绿惨惨有如鬼火一般，不由拔剑在手，对南宫年与邱太冲二人，道：

“记住，宝剑要招呼在狼鼻子上面！”说着也抡剑接应牛大壮与周通二人，五个人就在松要边下与十七头野狼一场拼斗，牛大壮且叫大伙边杀边叫，虽然黑牡丹未叫，但南宫年与邱太冲周通三人则高声喊不休……

就在一阵砍杀之后，早被五人杀了七八头，有几头狼却是在鼻头被削去之后，狂奔豕突的不辨方向逃去。

突然，女侠黑牡丹发觉其中一头巨狼，最为凶残绝伦，而且它似善于躲闪刀剑，想来这头狼必是这群狼之首，搏杀此巨狼，其余的在群狼无首之下，必会逃去的。

心念间，黑牡丹一个闪跃，迎着那头巨狼杀去，却不料就在黑牡丹二次腾跃中，想不到那巨狼也飞扑迎上，黑牡丹长剑空中疾闪暴刺，以为在空中，那狼必然难逃大限，却不料那狼竟然在空中拧狼腰，摆狼头，堪堪躲过黑牡丹的致命一剑，且又一口向黑牡丹左肩上咬来。

黑牡丹不由大怒，跟手一掌，正拍在那巨狼的鼻尖上，就听“叭”的一声，巨狼落地，只见它身随狼头，狼头追它自己的狼尾巴，似是正自晕头转向呢！

黑牡丹见机不可失，奋起一剑，生把巨狼劈面两段！

也就在这时，周通几人早把几头狼又打死一半，巨狼已死，余下的五头狼，狂嗥连连的四下窜入荒林中消失不见。

几个人收起刀剑，望着雪地上的狼尸，黑牡丹这才想起刚才林中似有人影晃动，于是一打手势，五个人缓缓往林中走去。

南宫年道：

“师妹，那几个人影我也看见了，只不知他们是些什么人，

可能早已逃得远了呢。”

女侠正自犹豫，不料突听有人叫道：

“各位英雄，我们在这儿呀！”

女侠五人望去，四面却不见人，正在难以理解的时候，突又听得有人叫道：

“我们在树上呢！”

五人抬头望，只见远处林中树枝上正攀爬着三个人，他们棉衣破烂，手腿淌血，其中一个较严重的，树下面已经流了一滩血……

女侠早高声道：

“你们可以下来了，狼群已被我们杀死大半呢！”

就听树上一人道：

“眼前我们四肢已不听使唤，一时间动不了啦。”

要知这也是人在极限与本能所显示的正常现象，这种具有超能力超自然现象，也只有事情突发中才能表现出来，目前这三个人，各自爬在五丈余高的老松树上面，对于那种巨大的老松地，如果在平时，实在不易爬上去，如今狼群已除，要想再下来都困难，何况三人已遭狼咬，各自伤的不轻。

南宫年这时走至坐骑旁，取出一根缰绳，绕向树枝干上，这才缓缓把上面的人救下树来。

黑牡丹取出刀伤药，为各人敷上。

三人伤势才包扎好，已经迫不及待的拔出牛耳尖刀向十几头被杀死的野狼冲过去，只见他们也不多说，先剥狼皮后割肉，全都堆在树林中，其中一人伤势重的，也咬牙用力拖了一堆狼肉与几张狼皮。

南宫年大奇，不由望向女侠，只听女侠黑牡丹道：

“大旱三年，遍地灾黎无以为生，今年雪大，麦苗长的样子还令人满意，但也要等到六月才有收成。”

这时就见三个人才端正自己衣裳，收起牛耳尖刀，三个人一齐来到女侠面前，施礼谢道：

“黑女侠，你可能不记得我们了，但我们可未曾忘记女侠，刚才见女侠到来，我们就知道这回又有救了。”

黑牡丹惊奇的道：

“三位是……”

其中有一个三十岁左右汉子，瘸着腿往女侠身前一站，道：

“六月时候，女侠在大青河岸救过我们的。”说着又细看一眼戴着护耳帽的牛大壮一眼，惊喜的道：

“你不就是大青河上撑船的大个子吗！怎么你不撑船了？”

牛大壮这才笑道：

“就等来年春天，山里山匪绝迹天下太平了，我就回大青河再撑船。”

黑牡丹皱眉问道：

“那批难民不是去上集吗，怎么你们跑到这八爪谷来干什么？”

那年青的哭丧着脸，用手一指，道：

“黑女侠，我们可惨了，唉，不说也罢，反正有了这些狼肉狼皮，我又可以过一阵子了。”

听起来一定令人酸鼻，带着酸而涩的狼肉，已经能让他们过上一阵子，可知他们的惨状。

女侠正自黯然伤神呢，就听另一个汉子道：

“我们不敢耽误女侠去办正事，各位快请上路吧，我们也得赶着把这些狼分批送上两个地方呢！”

黑牡丹道：

“怎么啦？你们那批难民为数不多，敢情还分成几个地方住了！”

年青的道：

“两百多人分成两个地方，全都是近亲邻居的住在一起，想不到山这里的人更穷，大户有钱的不多，谁能拿大把银子供我们这些人吃口粮的。”

另一个也道：

“起初是有大户每日做两锅稀饭，日子久了，又听我们这群难民要在上集那儿住下来，人家也无能为力了。”他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这次冒险出来打狼找野兽，完全是拼着命来干的，在中原一带我们是农户，哪会上山打猎，既不懂设陷阱，又不会选地方，只是在这深山中乱闯，实不瞒女侠，我们已经有一批五个人入山打猎，也不知是走失了，还是遇到猛兽被吃掉，已经几天没有消息了。”

女侠黑牡丹有着鼻酸之感，道：

“你们离家的时候不是都带了些银子吗？总该在小镇上做点小生意，也可以糊口啊！？”

另一汉子摇摇头，道：

“别提了，大山里也不知哪里冒出了土匪，一个月不到，把我们洗劫了三次，一个钱也没有了，我们那帮人也只好在这地方困下来了！”

三个人边说，已把狼皮先捆起来，找来一根长棍子，两个人正要抬上肩呢，黑牡丹道：

“你们等等。”

三人回看着五人，年青的问道：

“黑女侠还有什么指教的？”

“你们两批人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三人互望一眼，年青人缓缓的道：

“我们这百来人全住在距离老爷岭以北三十里地方，那儿有个矮山坡，叫做元宝山，山坳处有一所破庙，那破庙是个小小四合院样子，挤不挤的正好住了我们百来人。”

黑牡丹又问道：

“那另外百多人呢？”

年青的道：

“从元宝山翻过一座山，有个地方叫凤凰沟，那儿有个村庄，人都逃向外乡大半，屋子空着，那百多人就住在凤凰沟。”

立刻，黑牡丹想起于柏年来，于柏年虽说寄身在南阳府衙中当上一名文案，但他那娇妻却是死在夏馆附近的夕阳山上，不用说这些难民被洗劫，也是那老爷岭上赵长腿的人干的缺德事了。

黑牡丹当即问道：

“你们可知那老爷岭上的赵长腿吗？”

年青人当即道：

“怎会不知道，前些时赵长腿那个杀人魔王，听说在夏馆受了伤，这地方还真平静几日，不过最近老爷岭上的土匪们似乎又在活跃，他们每天都下山一批人，各位想想，土匪下山还会有好事干的，又不知他们在阴谋些啥呢！”

南宫年道：

“这么说来，他们还未对夏馆那小山城下手了。”

女侠点头道：

“也许咱们来的甚是时候。”她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我想跟着他们去看看那破庙，各位意下如何？”

南宫年道：

“师妹觉着好，咱们全不反对。”

于是黑牡丹叫那三人把狼皮放在驴背上，又把一堆狼肉包扎起来，由南宫年与邱太冲二人驮在马背上，一众人一路向元宝山的破庙行去……

元宝山里的破庙，看来几成废墟一片了，但这些难民在此落脚以后，立刻就着破庙梁架，在山上割了许多茅草，先把屋顶修好，算是聊避风雨，只等来年入春，就返回家乡了，但他们绝想

不到，大山中大雪天里，日子是那么的难以混，人如果不填饱肚皮，又如何去抗拒那酷寒的冬天呢！于是惨绝人寰的事，就在这里发生了。

谁都知道，大山中一些小动物一到大雪纷飞的冬天，全都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想猎取这些小动物，可就难了，这时候所出现的动物，一般只有两种，一是山熊，另一种就是野狼，而八百里伏牛山区的狼可是特别多，狼在夏秋跑单，一到冬季全都成群结队，有些多的，三五十只是很普通的事，如今这三人所遇，那还算是小股的呢！

从山沟登上元宝山上往下看，早见山坳里一片房子，屋顶上有瓦片也有茅草，庙前场子上，正有几个不知愁的六七岁小孩子在打雪球仗呢，这时候屋顶上正有烟向外冒。

几个人还未走到庙前那个场子上呢，早见几个小童奔叫着迎过来。

于是，破庙里的妇人与老者，也齐挤拥出来，大家见了黑牡丹，早围着她不停的言谢……

一个拄杖老者，风眼滴泪的道：

“女侠来了，我们这群人算是得救了。”

黑牡丹领着南宫年四人，跟着老者走入破庙里，狼皮狼肉也由难民中过来十多人卸下来。

黑牡丹等一众，才走进颓废的大殿上，就见四个孩子，约摸也只是一两岁大小，跌坐在一张破棉被上，一旁升了一堆柴火，正自哭的泪人一般，他们声嘶力喝的狂叫着，一时间黑牡丹停下脚来，问道：

“孩子们生病了？”

走在一旁的老者长叹一声，轻摇着头……

南宫年道：

“必是没有吃的喝的，饿的哭不停了？”

老者眼眶开始滚动泪水，那晶莹的泪珠落在他花白胡子上，然后又顺着他的老棉袄流到地上……

周通一顿手中哨棒，道：

“既非生病，又不因饥饿，那他们为何痛哭不休？”

老者一打手势，道：

“咱们后面说去。”

一众离开前殿，发觉后面的房屋更破，有几个面带菜色，双目深陷的妇人，双手笼在袖管里，她们听说打了许多狼，立刻就往前面跑去，光景是等着抢食狼肉去了。

老者把黑牡丹等人让进一间宽敞的屋子里，大家全席地坐在破棉被上，棉被下面，垫着厚厚的稻草，有个妇人，看来是这老者媳妇，这时从火堆的开水壶中倒了几碗开水送到各人面前。

老者这才说道：

“前殿那几个孩子，是想他们妈妈才哭个不停的，已经四五天了，除了吃睡，他们就是哭不停。”

黑牡丹不解的道：

“他们的父母呢？”

老者用手指着远处，道：

“全在凤凰沟住着呢！”

黑牡丹惊奇的道：

“那他们一定是被父母抛弃的孤儿了！”

老者道：

“女侠，你这么一问，叫我怎么说呢！”

周通早不耐的道：

“老先生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，别这样吞吞吐吐的，要知我们还得往夏馆赶去呢！”

老者一叹，道：

“既然各位一定要问，那我就实说了吧！”他捋了一下胡子上

的泪水，才又缓缓的道：“如果今日再打不到吃的东西回来，只怕我们这些人就得拿这些孩子填肚皮了！”

他此言一出，黑牡丹几人全都大惊失色，尤其黑牡丹与南宫年邱太冲三人，全都吃过马二娘的人肉包子，如今一提到吃人肉，仍然感到一阵恶心……

黑牡丹急问道：

“难道你们真的狠心吃那几个孩子吗？”

南宫年沉声道：

“就算吃了几个孩子，过上两天以后，你们又怎么办？”

老者一叹，道：

“原指望着过一天算一天呢！”

女侠心头一酸，道：

“孩子们的父母怎会狠心把孩子叫你们抱来呢！”

老者低声沉痛的道：

“那是一个换一个，再狠心，也吃不下自己的孩子呀！”

女侠黑牡丹一听，急忙对南宫年几人道：

“你们在此等着，我往凤凰沟一行。”

南宫年急道：

“师妹这进去凤凰沟做什么？”

这时黑牡丹已走出房门，闻言边走边说道：

“我得去把几个孩子救回来！”

周通与牛大壮二人对望一眼，牛大壮沉痛的道：

“周家哥哥，他们这是在换孩子果腹啊！”

周通摇头道：

“惨啊！”

邱太冲急又问道：

“凤凰沟是不是顺路往夏馆？”

女侠道：

“一在夏馆西，一在夏馆北方。”这时女侠已走过大殿，往外面一看，早见围了两堆人，正在瓜分一堆狼肉，连狼骨头全有人抢着要！

女侠也不多看，更不多说，拖过小黑驴骑着就走……早见三个打狼受伤汉子高声道：

“女侠你要去哪里？”

黑牡丹策动坐骑紧着赶，而自己的心中在泣血，如果自己赶过去，凤凰沟的那帮难民已经把几个孩子果腹，那可怎么办？”

本来，天灾人祸，这是难以避免的现象，但既被自己碰上，哪有不管之理？

凤凰沟在老爷岭，只要过白沙湾就可以了。

黑牡丹是从元宝山到凤凰沟，两下距离不过十几里路，她的黑卫脚程快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凤凰沟的几户人家已看到了。

这里原来就是于柏年的家乡，四周看来，山明水秀，虽说如今全被雪掩盖，但那村前溪流潺潺，一排排的老柳树与青竹园，再加上村后一个山坡上盖是梅花盛开的梅子园，不难想到当冬去春来的时候，这儿该是多么美的地方！

黑牡丹在驴背上望过去，只见十多人围着一栋房子，不知在做什么，这时一见黑牡丹到来，早有人高声叫道：

“那不是咱们在大青河时候遇到的黑衣女侠吗？”

于是围在大门口的三十多人，一下子全拥到黑牡丹面前来，而使得黑牡丹抿嘴一笑。

就在这时候，突见从屋子里冲出两个中年汉子，一身黑棉衣裤，腰里缠着布带，一顶毡帽向上翻，二人手中全拿着尖刀，见了黑牡丹，不由“噗通”一声全跪了下去，其中一个八字胡的，抖颤着双手，厉声道：

“我们下不了手啊！黑女侠！”

这时从人丛中走过来一个老者，拄着拐杖，对黑牡丹颤声缓

缓道：

“姑娘，你得原谅我们，百多口人全要吃东西，从昨晚到现在，我们已经未有东西吃，我们族里人，就算是饿死，也没有一人愿意为盗，甚至饿得撕吃自己儿女，这也是老天爷的安排，大伙全认了。”

黑牡丹一怔，道：

“你们真的吃了孩子了？”

老者望望地上跪的两个汉子，道：

“一大早到现在，他们两个就是下不了手，那间屋子里的柴房中，两个孩子全蒙着眼，连嘴巴全捂起来了，可是这两个胆小的，就是不敢开刀，我们这些人已经围在这门口大半天了，家中人全等着呢！”

黑牡丹道：

“这么说来，你们还未曾吃掉孩子们？”

老者摇头，道：

“这是早晚的事，因为我们也是拿自己的孩子换来的，人家元宝山那边可不一定像我们一样的下不了手啊！”

黑牡丹缓缓道：

“老先生你错了，有道是：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你们下不了手，他们更是没有拿孩子开刀，甚至他们为了深入荒林中猎食东西，五个人两天了，至今还未回来，前不久又有三个人，几乎遭到狼群撕吃掉，正好被我们碰见，这才救下他们三人，十几头狼与狼皮，也被他们抬回元宝山破庙去了。”

这时又冲过来四个妇人，高声问道：

“那我们的孩子呢？”

黑牡丹见这四个女的三十不到，一个个泪眼婆娑，清鼻涕和着泪水往下流，心口像中了巨锥般的一痛，道：

“孩子们还好，只是在庙里哭着要妈妈呢！”

四个女的立刻大哭着直呼孩子的名字。

黑牡丹缓缓下得坐骑，对老者道：

“我真不知道你们这批难民会这般悲惨。”

老者忙问道：

“姑娘可有良策，以搭救我们于死亡边缘？”

黑牡丹道：

“前不久我破了陀螺谷，得了不少金银，眼前你只要派人把孩子马上换回来，然后再把年壮的集合个二十几人，马上跟我到夏馆去，我想在那儿替你们办些粮食，把这个寒冬先过去再说！”

老者一听大喜过望，早时围的三十多人一个个双手作揖不迭

.....

黑牡丹眼眶尽是辛酸泪，眯着泪眼道：

“天色不早，这事你可得快！”说着，独自先往屋门柴房走去，一进门，早见有两个不到两岁的孩子，被人把手脚全捆起来，挣扎似已力气用尽，眼口全用带子捂着，想叫也难以开口

.....

黑牡丹拔出宝剑，立刻挑断绳子，打开二人的眼口上拴的带子，突见两个孩子暴伸双手，死死的抱着黑牡丹双腿大哭起来

.....

这真是人间惨事莫过于此，黑牡丹边搀扶着手托起两个孩子，极力安慰道：

“别怕，我送你们回去找妈！”

这时从外面走来那两个壮年人，但却把两个孩子吓得又大哭起来。

黑牡丹对两个壮汉道：

“往后就算讨饭，也不可以拿孩子来果腹。”

老者道：

“姑娘，我不说你还不明白呢，我们这里有几十个，原本是